

會員國的贊同的，同時阿國皇帝亦堅決聲明，喪權辱國的條件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在意軍佔領阿土的情形下，和平談判是根本無從說起的。因此這最後的和平企圖是終於失敗了。

現在國聯已經決定於十一月十八日為對意實施制裁的日期了，我們且看國聯第一次制裁的實施還是能夠縮短侵略戰爭的時期，還是將反而擴大糾紛，引起歐洲或世界大戰呢？（良輔）

中日貿易的調整問題

上月間我國赴日經濟考察團在東京逗留之際，與日方金融實業兩界領袖數度晤商，交換關於中日經濟提攜之意見，雙方均主張以民間經濟團體，來實現提攜，因決設立中日貿易協會。協會章程亦當經商定，於上海東京各設總會，以共同研究中日兩國間之經濟狀況促進兩國貿易為宗旨。這是中日貿易史上新的一頁，尤其在中日關係緊張異常的今日，而兩國經濟界鉅子竟能於政治之外，另闢蹊徑，以謀兩國經濟提攜之具體化，誠足令人加以深切的注意。

本來今日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給自足主義，早已不能存立，況中日兩國地理甚為接近，經濟上應互相提攜，決沒有否定的理由。但是我國經濟卻在一種特殊的地位，俞寰澄氏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能把德國的保護政策整個搬來使用麼？……我們能效法現代多數國家甚至最小自由市亦在行用的管理匯兌分配輸入等辦法麼？這也不能，那也』

不能，商約租界，束縛得我們動彈不得。……他人競築起關稅壁壘，我們偏減稅；他人競保護工廠，我們偏要使他人辦的工廠勝過自己的工廠。原來次殖民地地位，屢屢快昇到全殖民地了。許多經濟以外的事情，使得經濟改造，無從下手，政治上不打倒帝國主義，經濟上只得俯首聽其侵略。（見中國經濟改造之途徑）我國經濟與政治關係如此，故我們覺得關於中日貿易問題，實在不如此次我國赴日經濟界鉅子所想之簡單，以為可以拋開政治問題而不顧的。

譬如以關稅問題來說罷。關稅在今日世界先進諸國，對貿易統制與產業保護，雖然已不是一種很重要的工具，但如我國這樣國家，為要挽回貿易的逆勢與保護幼稚的產業，樹立完全自主的關稅政策，實在是非常重要的。關稅自主權未能確立以前，而謂與外國貿易可以獲得互惠之利，這簡直是癡人說夢。我們如果不健忘的話，則前次訂定海關新進口稅則時，對於棉布海產品類的減稅，誰都知道是受外來之要求使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與外國貿易愈發達，暗中所受損失也愈大。對於民族產業的前途，實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威脅。因此，中日兩國的經濟界鉅子果有促進兩國貿易謀互受惠益的美意，則尚望更進一步，調整兩國貿易的關係，不能僅僅求之於純經濟問題的領域，還得求政治環境的改善，尤其切望日方能尊重我國關稅自主權。（作舟）

香河事變